

六朝古卷：“唐写本《世说新书》残卷”揭秘

范子烨

十九世纪末在日本发现的“唐写本《世说新书》残卷”（以下简称“残卷”），是与《世说新语》原本最为接近的古抄本，其学术价值和艺术价值举世公认。“残卷”向称唐人写本，近百年来，学术界众口一词，绝无异议。然而笔者在研读的过程中，从避讳学的角度对“残卷”加以审视，发现它本来是一部更为珍贵的六朝古卷，具体言之，乃是梁代之写本。而为人们所深信不疑的“唐写本”之成说，殆不能成立。兹考论于下，以发千古湮没之幽光。

一、“残卷”之来源问题。晚清光绪六年至十年（1880—1884），著名学者杨守敬（1839—1915）在出使日本期间，广泛搜集我国散佚之古籍，并作《日本访书志》。该书首先著录“残卷”，其《跋》曰：

《世说新语》古抄残卷虽无年月，以日本古写佛经照之，其为李唐时人所书无疑。余从日下部东作借校之，其卷首尾残缺，自《规箴篇》孙休好射雉起，至张闾毁门止，其正文异者数十字，其注异文尤多，所引《管辂别传》多出七十余字。窃谓此卷不过十一条，而差异若此。此书尚存二卷在西京，安得尽以校录，以还临川之旧，则宋本不足贵矣。

此后日本藏书家神田醇亦作《跋》云：

余家藏旧钞《世说》残本刘孝标注《豪爽篇》第十三，书法端劲秀润，为李唐旧籍矣。……此卷尾题《世说新书》卷第六，与今本异同甚多，可补正夺误者，不胜枚举，实海内孤本，千载之后犹能存临川之旧者，独有此卷耳。纸背所写《金刚顶莲花部心念诵仪轨》，亦七八百年前旧钞，纸尾署杲宝，此卷当是其旧藏，杲宝为东寺观督院开祖，见本朝《高僧传》。忆三十余年前，与亡友山田永年等四人获一长卷，截而为五，各取其一，余得末段，即此卷也。

1916年，“残卷”由我国著名学者罗振玉（1866—1940）影印面世。罗氏《跋》云：

……但闻东邦藏书家有唐写残卷，已析为四，而无由得入吾目。乙卯夏，访神田香岩翁，始知香岩翁藏其末一截，出以见示，为之惊喜。已又知第一截为小川简斋翁所得，其二截藏京都山田氏，其三截藏于小西氏。因请于神田、小川两君，欲合印之，二君慨然许诺，并由小川君为介于小西君，神田君为介于山田君，于是分者乃得复合。神田翁复以所为跋尾见示。……亡友杨星吾舍人曾见第一段，载之《日本访书志》……。①

1956年，文学古籍刊行社及198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又据罗氏本影印，分别附见于影印日本金泽文库所藏宋本（以下简称“影宋本”）和清思贤讲舍刻本《世说新语》后，由此而流传益广。笔者所依据的正是这两种本子。

对于“残卷”，日本文献无著录。故此书之出现，仿佛是从天外飞来，其事可疑。神田氏谓为日本东寺观督院开山祖师杲宝之旧藏。笔者曾以为“残卷”可能出自敦煌石室，后流入日本，但于时间不合，且有关敦煌古籍之目录亦无记载（如王重民先生的《敦煌古籍叙录》等等）。现在看来，“残卷”可能是日本学问僧从唐朝携回的，但这并不足以说明“残卷”本身就是唐抄本。②

二 “残卷”的讳字所反映的抄写时代问题。此“残卷”不避李唐诸帝名讳，而且无一例外：

周公之翼成王，坐而待旦。（《规箴》六刘《注》引《辂别传》）^③

郭豫字太宁。（同上，八，刘《注》引《晋诸公赞》）

谢鲲为豫章太守。（同上，一二）

民望以从众怀。（同上）^④

遂以鲲民望。（同上，刘《注》引《晋阳秋》）

高祖纯，避汉安帝讳，改为贺氏。（同上，三，刘《注》引《贺循别传》）

祝曰：“当今乏才……。”（同上，一七）

民所不取。（同上，二〇）

执经登坐讽诵。（同上，二四）

昔周道之隆……。（同上，二七，刘《注》引《韩诗外传》）

有司请召民。（同上）

魏武初征袁本初，治装……。（《捷悟》，四）

而未显其言。（同上）

徐州民劲悍。（同上，六，刘《注》引《南徐州记》）^⑤

世子嘉宾出行于道上。（同上，六）

冲字玄子。（《夙惠》七刘《注》引《桓冲别传》）

殷浩诸人盛名冠当世。（《豪爽》七）

湛隐有将略。（同上，八）

以上各例涉及到李唐王朝十位皇帝的名讳，他们是：太宗李世民（599—649）、高宗李治^⑥（628—683）、中宗李显（656—710）、睿宗李旦（662—716）、玄宗李隆基（685—762）、代宗李豫（726—779）、顺宗李诵（761—806）、宪宗李纯（778—820），敬宗李湛（809—826）和哀帝李祝（892—908）。其时间跨度由初唐至晚唐。

唐时讳法，制令虽宽，然“法令为一事，习尚又为一事”，^⑦当时的社会，避讳之风是很盛的。尽人皆知的事例，如著名诗人李贺，他的父亲名为晋肃，他因此而不参加进士考试；大文学家韩愈为他特作《讳辩》一文，他仍然不肯就试，由此而注定了一生的不幸，事见两《唐书》本传。因此，我们可以断定，“残卷”绝非唐人的写本。

“残卷”亦非陈、隋时代之写本。这一点书中之讳字亦可证明。《规箴》四：

君贤臣忠。

此条刘《注》引《吴录》：

忠鯁有大节。

同门六刘《注》引《辂别传》：

敢不尽忠。

案隋文帝杨坚（541—604）之父名忠（506—568），隋人避其讳。如《隋书》卷五二《贺若弼传》提及一陈将任蛮奴（512—589），任忠字奉诚，小名蛮奴，^⑧《隋书》只称其小字。又《隋书》卷七九《高祖外家吕氏》：“为杨忠妻。”“忠”字处，原为空格，亦出于避讳。对陈废帝伯宗（554—570）和陈后主叔宝（553—604），“残卷”亦不避其讳。《规箴》二六：

王绪、王国宝相为唇齿。

同门二七：

邵伯之仁，犹惠及甘棠。

从讳字来看，“残卷”当系南朝梁代之抄本。在“残卷”中，《规箴》八、九、十三条之正文与刘《注》，在提及王衍时皆以其字（夷甫）或官职（太尉）为称，而无一例外。王衍并非以字行，见《晋书》卷四三本传。所以此种现象当系避梁武帝萧衍（464—549）之讳所致。六朝讳法甚严。如阮裕（约300—360）在《世说》正文中出现十三次，或称阮思旷，或称阮光禄，或谓阮主簿，

或谓阮公，皆系编纂者避宋武帝名讳的缘故。^⑨既然如此，则其为梁代之抄本，当是确凿无疑的客观事实。又《夙惠》一：“使元方、季方炊。”同门二：“乃画地令方。”“方”，乃梁敬帝萧方智（541—557）的讳字。由此推断，“残卷”当系刘孝标（462—521）以后、萧方智以前的抄本。其抄写时间在梁武帝普通三年（522）至大同六年（540）之间。

三 “残卷”之卷帙与书名问题。“残卷”之末，题曰“世说新书卷第六”。以此度之，“残卷”当系十卷本，与刘孝标注本最为接近。或问：《世说新语》本名《世说》，而此题曰《世说新书》，若“残卷”为梁季抄本，岂会如此？案《世说》原本八卷，刘孝标注本《世说》为十卷。《隋书·经籍志二》：“《世说》八卷，宋临川王刘义庆撰。”“《世说》十卷，刘孝标注。”《旧唐书·经籍志下》：“《世说》八卷，刘义庆撰。”“《续世说》十卷，刘孝标撰。”《新唐书·艺文志三》：“刘义庆《世说》八卷。”“刘孝标《续世说》十卷。”又刘知几《史通》卷五《补注篇》：“次有好事之子，思广异闻，而才短力微，不能自达，庶凭骥尾，千里绝群，遂乃掇众史之异词，补前书之所阙。若……刘孝标《世说》之类是也。”所谓《续世说》及“刘孝标《世说》”，亦即刘孝标注本《世说》。《南史》卷一三《刘义庆传》“所著《世说》十卷”云云，及藤原佐世《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世说》十宋临川王刘义庆撰，刘孝标注。”^⑩凡此皆系孝标注本，而非义庆原本。换言之，刘孝标在原本八卷的基础上将《世说》的卷帙增加至十卷。新增加的两卷，可能是他为《世说》作注的结果，也可能与陶弘景（456—536）有关。《云笈七签》卷一〇七陶翊《华阳隐居先生本起录》所牖列的陶弘景撰写的世道书名目，其中有《续临川康王世说》二卷。刘孝标与陶弘景为同时代人，对其书不容不知。而实际上，《世说新书》作为《世说新语》之一别名，在梁代就可能出现了。鄙意以为此名目很可能出自刘孝标本人之手。^⑪余嘉锡先生说：

“刘向校书之时，凡古书经向别类编次者，皆名《新书》，以别于旧本，故有孙卿《新书》，晁氏《新书》，贾谊《新书》之名。《汉书·艺文志》，有左丘明《国语》二十一篇。又有《新国语》五十四篇。注云：刘向分《国语》。又《说苑叙录》云：‘臣向所校中书《说苑》，更以造新事五十万言，号曰《新苑》。’皆可证也。”^②故《世说新书》之得名，可能是刘孝标为与刘义庆《世说》原本相区别而仿效刘向的结果。而刘孝标本人实亦不啻为梁朝之刘向！

“残卷”的字体，属于楷书而略带行意，温润秀雅，十分可爱。“残卷”局部之书影见封三。

据笔者观察，它与南齐王僧虔之《太子舍人贴》^③和《刘伯宠贴》^④十分近似。然笔者于书学素无涉猎，所以如果从书法史的角度论证其抄写时代，无异于痴人说梦。但这一点应该是时贤能够做到。笔者知难而退，虽然心中未免惶恐，但希望能够抛砖引玉。海内之博雅君子，幸以教之！

注：

①以上三《跋》均见《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丁锡根编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

②日本学者经常把遣唐使或者僧人带到东瀛之物视为唐人遗物，其实在这些唐人遗物中，有一些可能是唐人珍藏的六朝古董，此事深可留意。

③本文引用《世说》原文之序号，依据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1983年版。引用刘孝标《世说注》，简称为“刘《注》”。

④此句“民”上，脱一“仗”字，见影宋本《世说新语》。

⑤此句“民”字，影宋本作“人”，此乃唐人避讳，而宋人又未予回改现象之遗存。宋本出于唐本，唐本自当避皇帝之名讳。今“残卷”不避，说明它不是唐本。

⑥白化文、李明辰在《〈世说新语〉的日本注本》一文中称“残卷”：“避讳止于‘治’字，估计为高宗时代的抄本。”（《文史》第6辑）案《规箴》13，宋本“若府君复不见治”，“治”，“残卷”作“理”，于义为长，此或

为两位论者之所据，然未可视为避讳而以偏概全（因为各唐本之间亦有文字差异）。

⑦陈垣《史讳举例》，页146。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

⑧见《陈书》卷31本传。

⑨《宋书》卷53《张茂度传》：“张茂度，吴郡吴人，张良后也。名与高祖讳同，故称字。”

⑩此书号称日本目录学之鼻祖，纂成于守多天皇宽平年间，相当于我国唐昭宗时期（889—904）。

⑪《世说》十卷本之问题，杨勇师在其《〈世说新语〉“书名”、“卷帙”、“版本”考》（台湾：《东方文化》，第8卷，第2期，1970年）一文中曾作过精彩的考论：

《隋志》曰：“《世说》八卷，宋临川王义庆撰。”两唐《志》同；《隋志》又曰：“《世说》十卷，刘孝标注。”两唐《志》卷帙同，唯书名则号“《续世说》”。隋、唐《志》分别著录，实是二书分别而行；换言之，史氏入录之时，义庆《世说》为八卷本，孝标《注》（或作续）则为十卷本也。《南史·刘义庆传》云：“所著《世说》十卷。”此乃梁、陈间，有合二刘书撰为《新书》者，唐世颇多十卷之本，《南史》殆是据《新书》入录。《新书》既将孝标注散入义庆书中合行，民间相传，不知有孝标单行本矣。故《南史》止就《义庆传》书之，而不复见载于《孝标传》。汪藻《叙录》曰：“以余考之，隋、唐《志》皆云《世说》八卷，刘孝标《注》、《续》皆十卷，而《义庆传》称十卷，……于孝标《注》中，时有称刘义庆《世说》云云，则今十卷，或二书合而为一，非义庆本书然也。”其说近是。自唐以后，民间遂以十卷合行本为正矣，今唐写本《世说新书》残卷是也。

（下转143页）

肃陈观文（犇）神道碑》）从陈犇于绍定五年说的这一段话，不难看出，他对王居安以及于绍定四年接替李骏知福州的程内翰秘的招抚策略是很不以为然的。大概于绍定三年春，在李骏到达福州接任之时，王居安终于拜疏辞去“专任招捕”之职，回到了家乡黄岩，过起了隐居的生活，再也没有出外做官了。

作者工作单位：浙江师大中文系

（本文责任编辑：曹月堂）

（上接 183 页）

⑫《四库提要辨证》卷 17 “《世说新语》”条。

⑬刘正成主编：《中国书法全集》，第 19 册，《三国两晋南北朝·王羲之王献之·二》，页 296，北京荣宝斋，1991 年版。

⑭《宋拓淳化阁帖》，页 161—164，中国书店影印，1988 年版。

作者工作单位：黑龙江大学中文系

（本文责任编辑：曹月堂）